



联合早报丛书

法网难逃

——七大罪案

何盈著

总序：尝试的方向

现代社会，是一个资讯爆炸的社会，报章，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资讯来源之一。

每一天，我们都从报章中汲取不同的资讯，认识社会新事物和新趋势；然而，在这种日新又日新的前瞻性期待中，如果我们能调整角度，回顾这些每天都从眼前掠过的资料，或许会讶然发现，这些新闻性资讯其实已沉淀成为一种宝贵的经验记录，一种足够回味、警畅或者参考的“营养性资讯”。

《联合早报众书》，就是属于这种“营养性资讯”。

然而，由于报章是一种需应合社会各不同品味需求的传播媒体，这套丛书自然也应该和需要反映这种特质。

因此，我们决定以文化性、社会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作为丛书的出版指标，并尽量以时间性的应合作为整体基础。

在这前提下，我们推出了下列四部作品为丛书的首个单元：《燃烧的火种》、《创业传奇》、《心事谁人知》、《法网难逃》。

这四部作品，内容有展现文坛新风貌的文学作品、值得学习的奋斗经验、颇堪细嚼省思的心理问题，足以警世的犯罪故事；它们也分别从不同

同的角度，记录和反映了我国社会过去和当前的一些情况。

我们希望，这项新的尝试能在大家的支持下，为今后的发展推广奠下一个好的基础。

我们也希望，这个出版构想和设计，能对建立一个书香洋溢的优雅社会，有一定的帮助。

请和我们一起携手并进。

作者简介

何盈：联合早报高级记者，负责采访意外事件，犯罪与警方新闻已有18年。

常用的笔名还有：何荧，云中月，阿银哥，卡纳及历奇等。

本书简介

罪案，反映社会的另一面。

每一起罪案的发生，虽然都各有它的背景与因素，但都跟社会与人性分割不开。

由阴畸面去剖析光怪陆离的社会与善变难测的人性，是新闻工作者的天职。

本书所撰写的七个罪案，大多数是我在过去18年来，现身现场采访所得。暴力血腥的场面，令我怵目惊心；血泪交杂的情景，也使我心有戚戚。

“邪魔的谎言”是迷信毒素的蔓延，可耻残暴人性的揭露。“黄金九杀手”是人为财死，高潮迭起的“杀人计划”。

“断尸的秘密”是少年犯罪的提示。“劫财夺五命”中被判死罪的薛金华的家庭背景与走向犯罪之路，发人深思。

“妒火舞中烧”与“移花巧接木”是爱与恨，情与欲，恩与怨交织而成的悲剧。

“火拼绑票王”是警匪喋血的实录，也是犯罪没有好下场的警示。

七个罪案的共同点也就是：法网难逃，犯罪者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目录

1. 火并绑票王	1
——卢岳鹏伏诛记	
2. 妒火舞中烧	27
——第一位上绞台的女人	
3. 移花巧接木	40
——杀妻灭尸案	
4. 黄金九杀手	62
——劫金案害三命	
5. 断尸的秘密	91
——一名报童之死	
6. 邪魔的谎言	106
——大巴窑杀童案	
7. 劫财害五命	125
——青年“雷波”之暴行	

火并绑票王 ——卢岳鹏伏诛记

枪林弹雨的生涯，紧张刺激，步步惊心；但却危机四伏，夺命追魂。

最为警界友好津津乐道的警匪喋血事件，计有“三大战”：

一战双枪胡金枝，惊险万状，胡匪丧命，一名高级警官双臂中枪。

二战“白脸”阿协，搏命浴血，阿协饮弹，一名警长英勇殉职，三名警员受伤。

三战“大老板”卢岳鹏，高潮迭起，卢匪伏诛，四名警员中弹。

这三场枪战都是发生在1960到1968年之间，那时绑票之风颇盛。三大绑匪遭歼灭后，绑票集团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这三战一战比一战激烈，尤其是“火并卢岳鹏”，警方势在必得，对峙驳火长达五小时，同时也是现任警察总监吴永鸿当年“冲锋陷阵”的辉煌战绩之一。

胡金枝与阿协，都是有着黑底的私会党徒出身的，卢岳鹏没有黑底，他本来是商场上的“大老板”，因生意一败涂地，铤而走险，摇身一变，成为绑票世界与黑社会的“大老板”。

阿协是卢岳鹏的得力助手，在卢岳鹏干其绑票勾当的初期，警方对卢岳鹏所知不多，后经多方面的追查，才把两匪列为见到就捉的危险通缉犯。

卢岳鹏与阿协是极不容易被人见到就捉的，

他们有枪在手，还有手榴弹与机关枪，而且还誓与警方较火，动辄开枪，绝不留情。

由于“围剿阿协”与“火并卢岳鹏”两战关连密切，在还未提“卢岳鹏之战”之前，不妨按发生年代的前后，先看一看“阿协之战”

风雨欲来·一触即发

1965年8月5日清晨6时。

晨光熹微，西北角的浅灰高空，挂着数颗黯然失色的星星。

芽笼40巷的松林园内。

没有松涛翻动声，万籁还是一片静。

一座旧式的洋楼被荷枪实弹的警方人员重重包围。

人影迅速晃动，四处奔散伏下。

这些人影超过八十条，个个动作敏捷，他们都已掏出了手枪，占据了有利的角度，枪管对准了洋楼。

另有一小队制服警员，手提机关枪，腰系催泪弹，他们紧随着八十多名“先头部队”之后。

再来的是大批镇暴警员，提着藤盾，挺着机关枪，封锁着离开洋楼三百公尺接近大路的地方。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风雨欲来的前一刻总是平静的，但大家都似乎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只待一声令下，触发的很可能就是惨酷激烈的枪战，换来的也许就是血肉横飞的凄伤恐怖的景象。

谁也不想打破寂静，但内心却没法平静下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围剿的是个怙恶不悛的通缉要犯。

这名要犯，行踪神秘，从不向人透露真姓名。

黑社会的人物都叫他做阿协、协先生、阿水、

摩根、强尼。

阿协，29岁，长得英挺洒脱，从来就没有正当的职业，专靠勒索和吃软饭过活。

他最喜欢进出风月场所与地下赌窟，不管是白天或黑夜，他都戴着一副太阳眼镜。由于他的风度翩翩，不少欢场女郎都对他很服贴，给了他一个“白脸”的外号，其中一名吧女还自称是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

阿协最初是“九六九”私会党派系的无名小卒，背叛“九六九”后，他投效“三字”，在竹脚一带张牙舞爪，“名声”才逐渐在黑社会中打响。

由1960年开始，阿协参加了一个绑票集团，成为绑匪匪首的得力助手，干了一连串哄动社会的绑票案，包括：绑架电影界巨子邵逸夫的公子邵维铭与拿督黄桂楠。

两个月前，阿协在维多利亚街出现，跟追踪他的警探驳火后，仓促逃命。

警方掌握蛛丝马迹追查，得到的情报是：阿协干了一连串的绑票案后，逃去了印尼，接受了某方面的特别训练，并在几天前，从榜鹅海边秘密登岸。

令人震惊的是：阿协潜回本地的目的，主要是招兵买马，结集歹徒罪犯，除了策划绑票事件，也阴谋进行各类破坏活动。

警方这次围剿行动的目标固然是要缉捕阿协，制止他的犯罪与破坏活动。另一个更重大的任务就是要从阿协的身上，追查绑票集团头子的行踪。

这个绑票头子最少绑架了七名本地富商，已被列入十大危险通缉犯的首号人物。

他就是警方档案中所形容的六十年代的“绑票大王”——卢岳鹏。

在卢岳鹏未称“王”的五十年代，双枪胡金枝是“绑票大王”。

胡金枝已在1960年8月13日沈氏大道的一场警匪枪战中身亡，他自食恶果，以血偿还了他的罪恶。

卢岳鹏与阿协的下场又如何？

警长殉职·阿协丧命

旭日初升，浅灰的天空转蓝，冷星已无踪。

扩音机在松林园内回响着：

“阿协，我们知道你在屋子里，快抛下武器，高举双手，走出来投降吧，我们保证不会开枪的！”

洋楼内并没有动静与回应。

带队的柯莎副警监看了看腕表：上午7时。

是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柯莎副警监挥手比了个突击的手势，埋伏在前线的一小队制服警员射出了二十多发的催泪弹。

浓烟弥漫，由空隙侵入洋楼内。

最先四处埋伏的便衣警探举枪就要冲入洋楼，但见滚滚烟阵中，两男一女，双手高举过头顶，满脸泪涕，连声“喷嚏”，走出洋楼外，向警方投降。

女的身怀六甲，看似欢场女郎，数名警探上前，替他们扣上手铐，押到巷口的大路去。

过后，警方又从洋楼附近，扣留另两名男子。

柯莎副警监从被扣押的男女口中，知悉阿协的确藏在洋楼内，而且还携有机关枪和手榴弹。

他们还告诉柯莎副警监，阿协是匿身在天花板暗格的通道内，通道可以通到隔壁的另一间洋楼。

柯莎副警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正要部署紧急突击时，抬头望见一条人影，蠕蠕而动，



爬向隔壁的洋楼。

事不宜迟，柯莎副警监把手一挥，指示旁边埋伏的林金狮警长，紧随着他，双双冲入了隔壁的洋楼内，准备捷足先登，“封死”该条人影的去路。

柯莎副警监已肯定那条人影是阿协，便吩咐林金狮警长用潮州话与华语，命令阿协下来投降。

林警长用扩音机劝降，谁知，回答的竟是“卜”的一声枪响。

鲜血由天灵盖泉涌，奋不顾身的林金狮警长遭阿协悄悄揭开天花板的瓦片，瞄准头顶就是一记冷枪暗算。

不幸中弹的林警长倒在血泊中，柯莎副警监痛失助手，欲扑前抢救，却被阿协的连环枪逼得退隐在屋子的另一个角落。

阿协因熟悉屋子的地形，由天花板爬向前屋，又朝屋外埋伏的警探连续开了几枪。

屋外，镇暴部队指挥雷杰斯副警监见柯莎副警监与林金狮警长还未出来，知情不妙，便带领了柏拉警曹与胡申警员，身穿避弹衣，面戴防烟罩，冲入传出枪声的屋内。

雷杰斯副警监与柏拉警曹先以催泪弹开路，掩护胡申警员抢救奄奄一息的林金狮警长。

柯莎副警监见援手已到，精神大振，趁机朝天花板的通道开枪，另三名警探也已经掩近唯一的窗口，连放数枪。

躲在天花板暗格通道的阿协狂性大起，举起机关枪，胡乱扫射。

卜卜枪声震耳，子弹横飞，紧张剧烈。

催泪弹的烟雾逐渐散开，雷杰斯警监与柏拉警曹跳上天花板暗格的通道，狡黠的阿协已经失去踪影，只留下一把左轮。

原来，负隅顽抗的阿协，一边驳火，一边已纵身跳进另一间卧室，继续朝屋外疯狂扫射。

雷杰斯副警监与柏拉警曹掩至卧室，惊见阿协扬手要抛手榴弹。

“小心，手榴弹！”

雷杰斯副警监高喊一声，迅速就地一滚，滚到门边。

柏拉警曹的动作慢了一点，整个人楞在那里。碰的一声巨响，屋子起了一阵激烈震荡。

手榴弹就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爆开，柏拉警曹首当其冲，手与脚都被炸伤，痛得在地上滚动。

这时，已有一名警曹艾吉冲了进来，赶忙扶起了倒在地上的柏拉警曹，同时，阿协也正俯身拾起了柏拉警曹堕地的机关枪。

艾吉探曹眼明手快，先发制人，举枪对准了阿协的头部开了一发。

阿协头部登时被射中，身上所携带的另一枚手榴弹则随地滚动，爆炸开来……

随着爆炸巨响，窗布遭火星溅及，很快的狂烧起来。

熊熊烈焰，团团浓烟，一场惊心动魄的警匪喋血战，转瞬间演成了火患。

柯莎与雷杰斯副警监等人都及时扑出了屋外，林金狮警长与柏拉警曹也被紧急送入了医院。

风助火威，火势凶猛，蔓延隔邻，一排四间的瓦片洋楼，不到片刻，卷入通红火海中。

大火由上午7时30分烧起，直到9时才扑灭。

望着浓烟化淡，柯莎副警监心痛如焚，因为，院方传来了噩耗，林金狮警长已经殉职。

林警长只有29岁，为前占法议员林春茂的

侄儿，父亲林春成是退休的警察训练学院教官，家中还有两名弟弟和四名妹妹。林警长已婚，太太是教员，留下一个只有八个月大的孩子。

柯莎副警监强忍悲痛，走入屋内调查，阿协的尸体已被烧得焦黑，面目全非，尸体旁边还有一把机关枪。

这次的围剿行动歼灭了阿协，逮捕了五名男女，破获了一批武器和枪械，但也损失了一名英勇的警长。

阿协饮弹身亡了，他的幕后“大老板”卢岳鹏去了那里？

追查的线索岂不随着阿协的死而断？

绑票杀人·两手鲜血

根据警方的档案指出，卢岳鹏年约39岁，性格坚强，好赌成性，爱偷东西，曾受警方逮捕六次。

卢岳鹏的父母双亡，共有八名兄弟，两名姐姐，他排行第三，育有七子二女。

他原本是裕廊一个农家的孩子，书读不成，辍学后在菜园帮忙。

五十年代初期，卢岳鹏一度是个成功的商人，他的小史还曾被编入1964年出版的“马来西亚新人物史”的一部书中。

他拥有两间金融公司，产业，杂货店，热带观赏鱼店与养鱼场。

他也有多辆德士出租，生活写意，喜欢花天酒地，拈花惹草。

他出入以“马赛地”豪华轿车代步，娶妻纳妾，享尽齐人之福。

任意的挥霍，加上经营不当，他的生意每况愈下，好几间店都面临倒闭的恶运。

只要有资金周转就可以扭转劣势，重振旗鼓。资金并非一小笔数目可以解决的，也很不容易向人借贷的。

他面对的棘手问题是：要到那里去筹资金？

绑票！

绑票似乎是最快捷，最容易“赚大钱”的途径。

于是，这名原本在警方档案中全无案底的“大老板”，就因为一念之差，为了挽救面临失败的生意，走上了犯罪之路。

第一个被绑的目标是个生意人，最近中了马票。

卢岳鹏召集了两名同党，在生意人的儿子放学回家途中，把小孩绑了去，然后，向生意人勒索两万元的赎金。

一切进行的很顺利，赎金很快得到手，人质安全获得释放。

可是，卢岳鹏并没有利用这笔钱来挽救他的生意，走回正途。

他食髓知味，贪得无厌，内心反而涌起这样的念头，绑票这种无本生意，好捞得很，何不多干几票？

就这样，卢岳鹏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1957年，他干了第二起绑票案。

这次，卢岳鹏已懂得如何策划绑票大计。

他把一个姓郑的商人，连人带车绑去，然后向郑家索取了五万元的赎金。

1959年，卢岳鹏又向另一名姓罗的商家下手，这回他勒索到八万元的赎金。

在那个时候，警方对这三起绑票案的查案工作一筹莫展，不知幕后主脑是谁？

最主要的原因是：卢岳鹏没有犯罪记录，警

方无从着手查探。

其次是卢岳鹏有他聪明之处，他很留意手下的背景，没有前科，自然不易给警方查出。

因此，他的手下都是些完全没有私会党活动案底的劳工与散工。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卢岳鹏既然不是黑社会出身，在黑社会里，他寂寂无闻，当然是不容易招揽“黑底”的亡命之徒跟他效劳，共闯世界。

如果卢岳鹏坚持他最初招募人马的“原则”，警方的确是要花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摸清他的来龙去脉的。

然而，卢岳鹏的野心却越来越大，他幻想荣华富贵，要赚更多的钱来满足他的享受，除了钓“大鱼”外，别无他法。

可是，要钓“大鱼”，就得策划周详，胆大心细，不能靠毫无犯罪“经验”的“新手”，必需找一批又狠又熟练造案的黑帮人马。

他于是往黑社会里钻动，出手阔，引起了一些亡命之徒的注目。

这一转念，虽然使他在黑社会扬眉吐气，但三教九流的人马四处活动，也使他逐渐露迹，开始为警方所留意。

最初两年绑架的都是普通商人，财富有限，卢岳鹏既然向黑社会招兵买马，组织了绑票集团，当然是专选大富翁下手了。

他要钓的第一条“大鱼”就是古董及百货公司名富商董俊竞。

1960年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60岁的董俊竞在他那豪华住宅的花园内散步，享受自由清幽的空气时，卢岳鹏和三名同党出现，用枪威胁董老上车，绝尘而去。

董老被幽禁四昼三夜后，安然脱绑，家人付出的代价是32万元赎金。

32万元在60年代来说，的确是笔令人咋舌的巨款，这一票，算是“大手笔”，加强了卢岳鹏的气焰，更加认为绑票是“赚大钱”的“最佳捷径”了。

卢岳鹏“绑风”之“顺畅”，也令他更胆大横行，目无法纪。

1961年，卢岳鹏又带了几名同党，绑架了船务公司大亨郑祺泰。

由于同党都是三教九流之辈，这次的绑票竟闹出人命来。

原来，他的一名行事鲁莽的同党，在匪窟把风，看守郑祺泰时，开枪把郑祺泰杀害了。

郑家不知郑祺泰已遭毒手，还依绑匪的吩咐，付出了13万元赎金，苦等痴候肉票回来，一直到五年之后，开枪的绑匪落网，才揭发了卢岳鹏这个绑票集团的心狠手辣的手段。

卢岳鹏撕票杀人，双手染满鲜血，他所犯下的重罪已不止绑票，而且还加上冷血谋杀。

卢岳鹏当年见同党闹出了人命，唯恐惊动警方，展开严密缉查，便暂时化整为零，解散手下，吩咐他们各自藏匿起来。

卢岳鹏这种出没无常的“打游击”方式，果然奏效，令掌握了初步线索的警方人员无法采取更进一步的调查。

卢岳鹏也算是很有耐性，“深居简出”了两年后，1963年，他又卷土重来，绑架了一名金融公司的老板，所索取的赎金，有如狮子开大口，激增到40万元。

40万元得手后，以卢岳鹏为首的绑票集团又一口气连干两起绑票案。